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九七・史部・地理類

天下郡國利病書不分卷

〔清〕顧炎武撰

.....

—

浙江上

備錄

江防輯畧浙江之源始於黟縣林歷山一線之微金甌集卷之四於錢塘江之黨子門而入海焉故黨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口此為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敵然後錢塘黨子門可守黨子門可守然後省城無恐此其大畧也沙起錢塘東至吳松曾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轉惟平坦延曠故賊皆可登是蘇松杭嘉四府連壤一脈利害安危輻輳相倚者也然險要之防有二曰海洋曰江洋往者倭寇結巢金山柘林貽害浙之昌化富陽石墩漁浦此海洋之患也沿江多盜劫掠客船此江洋之患也今欲求省城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求三關寧謐先防大海之羊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冊 浙江上

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太遠我舟頓此設遇東北颶風賊舟便捷彼此齊驅勝負難必許山壑門淺狹止可避東南之風賊乘東北風利吾開舟亦為並駕惟海鹽白塔山去秦駐山不遠四風皆使賊由大洋而來隨處可擊是海鹽一關尤四面之控制也惜乎逼於內地非早見預待之所賊由羊山直進犯海鹽者必藉乍浦三關兵船以禦之乍浦海中有山至下八山為極遠此外則茫洋無山矣倭船之來必到八山之盡陳錢壁下山取水候風流犯先年兵船畏彼中風濤危險止分守八山之內港每年黃魚生發之時各有漁艇俱聚八山相近內洋下網遂致倭賊抄掠人船引却各處隆慶三年軍門谷公中虛設立遊哨兵船委把總一員直哨壁下等洋遇賊即勦然後內

港無虞。若八山無哨邏之兵，萬一倭賊據漁樵人船，揚帆至蟹子門，再驅土人駕使入江，為害不小。雖有紹嘉二區防範兵船，然遇霧雨黑夜咫尺難辨，海洋遼闊，深不可虞。是蟹子門之險與下八山之哨首尾相應，尤為緊要。若寧海之海寧父先言邑中，南有赭山寶惟江門，東有黃灣，尤通海港，兩端相距百四十里，而中無城守。先年島夷屢犯，首起龍緒後據石墩，人民死徙不可勝紀。苟有巖城扼其險要，使賊無駐足之地，東不得以過索花，而至硤石南，不得以犯省會，而浮錢塘，縣治得此西翼，庶不獨當風濤之衝。凡此皆防海之總要也。江洋之患，須嚴督巡江兵船之哨探，戒備沿江漁船之剽掠，是防江之總要也。又聞之錢塘江兵船二十艘，原議汛期出蟹子門哨探，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

時分定地方上抵富陽，遙南與嚴州兵船交會捕盜。近來玩愒殊甚，每日泊船徐范二村，江濱專攻手藝，不習兵防。且日兵脆弱，船械朽敝，豈能不出洋江上亦難展布。虛糜糧餉，恐誤軍機，所宜速行議處者也。若訓練江洋之水兵，控扼海洋之門戶，庶乎江海互攝內外交防，省會無虞，而浙無恐守，而浙者即所以倚角蘇松守蘇松者即所以鞏固金陵唇齒西全首尾相應，制內禦外之長策，無踰於此矣。

聯蘇松省鎮并浙之嘉湖杭嚴八府屬一督撫以保江南腹心議。今西北盡戎馬之場矣。識者謂江南豐邑必當鞏固以備巡幸且財賦所自出也。狀其腹心則在蘇松省鎮杭嘉湖七府之地以形勢言之北則長江天塹南則錢塘襟帶東則大海汪洋西則萬山屏蔽真山川天險以衛其神皋乃以地本一區偏分直省辭指不應吭腹不通若合七府為一督撫駐劄鎮江巡歷蘇杭改吳淞副將為大將改海鹽參將為副將設鎮江京口一副將如甯山之蛇以鎮江為首蘇州為腹杭州為尾湖州帶山松江負海為左右翼嘉善為喉腕陽胥諸經絡嚴州雖稍遠狀地連杭界高山巖抗蔽錢塘不可它屬以之為足狀後可以扼險守要而南都之左馮翔以固不然自蘇松省與杭嘉湖接壤諸地既無山海之阻又無關隘可塞則然中斷臂之人身恰至腰臂分為兩截其何能生今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三

言其遼腹水陸之不可分者有八江海入口處北自鎮江京口南盡杭州錢塘江之蟹子門自京口鎮而下為常州之孟河太湖之黃田港俱通水為蘇州常熟縣之福山港北經吳淞江接界遠遶嘉定縣之吳淞鎮大海陸各營扼水為太倉州鎮之劉家河北經吳淞鎮為松江上海縣之黃浦口港缺口海塘現再至金山無海口春將而直隸之兵防已盡通此為浙江之乍浦港新澉浦港新海鹽港蟹子門將而大海從蟹子門而入錢塘江直抵杭城下上溯嚴州以上諸山溪灘千星之間常若貫珠以沿遠水路之不可分者一太湖浩蕩廣八百里在蘇州之西常州之南湖州之北所屬縣有長洲吳縣吳江蘇武進無錫宜興等縣歸安長興德清湖等縣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二平望江營盤湖滬溪等處為蘇嘉湖三府之咽喉所跨縣有吳江歸安烏程嘉興秀水等縣此中腹水路之不

可分者三潮天獨登灝山沉湖湖等處為蘇松嘉三府之閒道海船可入所務縣有長洲崑山蘇華亭青浦七嘉善海鹽秀水嘉興等縣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四運湖如帶長亘八百里自杭之北新閘至鎮之京口歷抗嘉蘇寧鎮五府此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五海塘長亘五百里自杭之整子門羅起至松之黃浦口塘畔高闊如城一騎可到中間設立寶山新川沙北錢青村兩鎮官北南浦兩鎮北錢林兩鎮官金山衛水陸兩營北錢乍浦兩鎮官海鹽上浙境諸衛所營寨設金山海鹽兩縣將以彈壓之而金山以上屬直乍浦以下屬浙彼此不知堅瑕莫辨必沿海陸路之不可分者六宜興以上即至溧陽應東壩直接蕪湖若從蕪湖運糧入常州內地稍南安便從廣德入湖州之長興縣宜興長興二縣對峙所當聯絡陸兵固守此中腹陸路之不可分者七官塘延亘如運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

之界可以馬步並達中無險要可斷此中腹陸路之不可分者八有此八不可分又有三大害一曰吳耕浙販浙之米價每溢於吳浙商舢舨晝夜不絕居民之射利者又樂與之以致吳民苦饑而浙商倍獲利自用兵以來江廣之米漸以難致全賴此本地之粟而秋成之後搬運一空吳人不蘇越境而敵諸商此其為害者一曰吳監浙富嘉湖之間湖蕩寒澗爰有巨魁庇匿奸盜每聚至千人劫掠于吳而逃庇于浙官兵互相推諉文移莫可勾攝此其為害者二一曰吳監浙植蘇松沿海亦有鹽灶而不設運司分隸于浙夫鹽產于吳而稅歸于浙當此兵興之際獨不可以佐吳力乎況乎杜鹽出沒亦不能行其清覈以其為害者三夫直隸四府皆衛江海浙之四府惟抗嘉睦海我蘇松四郡既出兵力以衛浙而浙反以累吳平時尚然若一旦有事必至坐堅彼瑕此倘彼隙一處潰防則在

無用故以八府合屬一撫以統三鎮而杭嘉四府亦宜設處兵餉以佐協守則地勢既專地利亦盡與保江南之急著也其浙撫則移駐浙東紹興以保障寧紹溫台慶金衢七府以為江南屏蔽外敵可耳蓋浙海要衝皆在浙東若寧波之定海閩以及台溫南北洋諸境并溫慶萬山如天台雁蕩溫姑蒼慶四明穿四大山亦皆在浙東浙撫允宜坐駐紹興以控制外海并攝諸山伏莽之寇此不易之定論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

萬曆四十二年巡撫御史楊鶴疏 浙直沿海自信國公經畧以來至嘉靖末
年築城建堡添設營寨悉布星安足可防禦但今議者尚有遠議謂舟山仍
宜復縣以固浙東之藩金山亦宜建縣以聯浙直之勢蓋浙東之藩固宜
與必扼三江之水亦必宜分一衛於崇明以控撫松之上游是亦一議也
說者謂倭奴與三吳對峙東南東北正東風俱可入犯乃日夜夜時時到
到所當防者吳中惟春汛遊兵一營出守洋山以三月初十日往五月二十
五日收撤止防七十五日况修理船隻積糧積械往往至四月初始過洋是
一汛實防止四十五日耳而冬防則不渡海矣清明以前小滿以後倭奴遠
不可揚帆乎夫洋山馬蹟蘇甯諸島等山我兵防守則為信地萬一未汛之
先收汛之後倭奴突至而據之是一對馬島故事矣以吳下形勢言之洋山
蘇甯海外之天險也藩籬也南沙海上之要害也屏翰也吳淞劉河則蘇松
之門戶也福山揚會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六

留都之門戶也今惟守門庭而忽藩屏非勝算也謂宜於蘇甯縣中屯遊兵營
兵船於內高山置機數百里帆檣盡在目中沃壤屯田十餘名官兵可供糧
餉歲可省帑金萬餘倭奴入犯可以扼吭而拊其背且也蘇甯一山綿亘海
中通倭之去與倭奴之來必由之路使此處常有官兵則勾引接濟之姦絕
而窺伺竊發之禍消海中增一道金湯吳下多一重藩屏防海上集莫過於
此惟是渡海屯田是一大作用難與拘攣者道耳臣巡歷越中周行海上見
溫台寧紹皆介海濱而錢塘乃在裏海以臣計之昔日倭非今日之倭今日
禦倭之局非昔日禦倭之局台州四塞之國昔年倭寇內犯先臣戚繼光救
倭殆盡溫州環海而居崇崇山疊障難以散掠此皆非倭所利也寧波為浙
之門戶重兵扼控定海是矣然賊避寧波虛必不更往人言慈谿之龍山平
石竇為間道倭倭由之入政如斜谷倚秦陰平入蜀我及在外彼及在內是
不可疎於防也雖然臣所慮者乃在錢塘甌子門之險卒未易犯然江潮三

日不至何常之有島夷之所衝鋒通番下海之徒潛為內應惡政在此耳難
木營之兵今猶善戰然詳於陸而略於水臣嘗言之當更開會腹心亦宜
沿江置艦使之戈戟如林樓櫓相望亦所以內杜根柢外消窺伺南北兩遊
兵謀撤其一置此地此斷斷可行者也至於金塘王環諸山且屯且積足食
足兵自是萬全無慮如謂信國起遺恐異日者藉寇兵脅盜糧則舟山孤懸
海外比之金塘王環逼近門庭者相去天淵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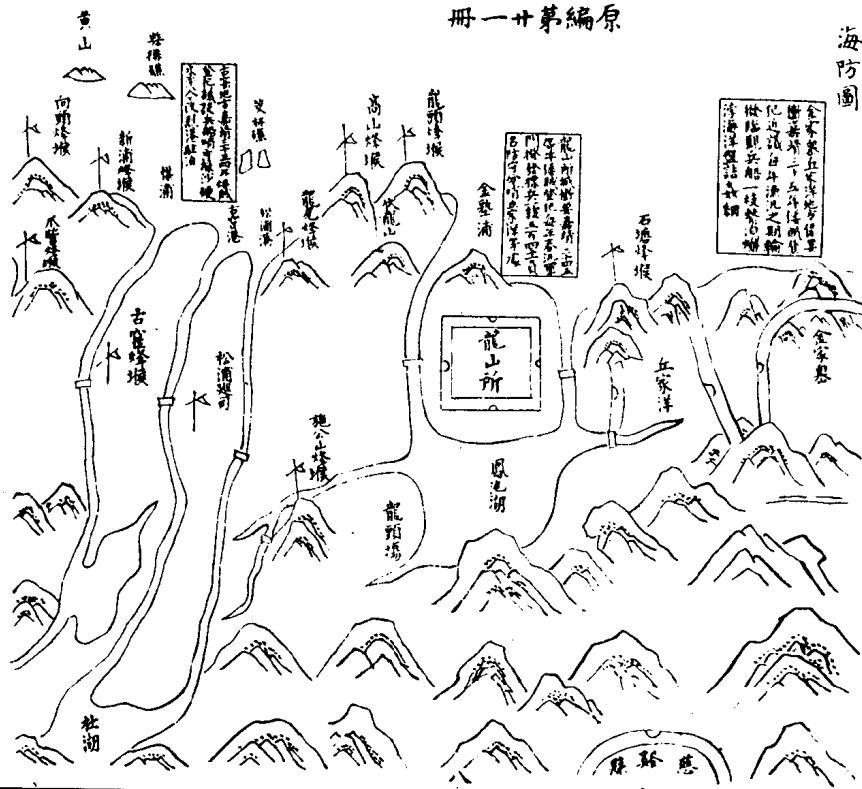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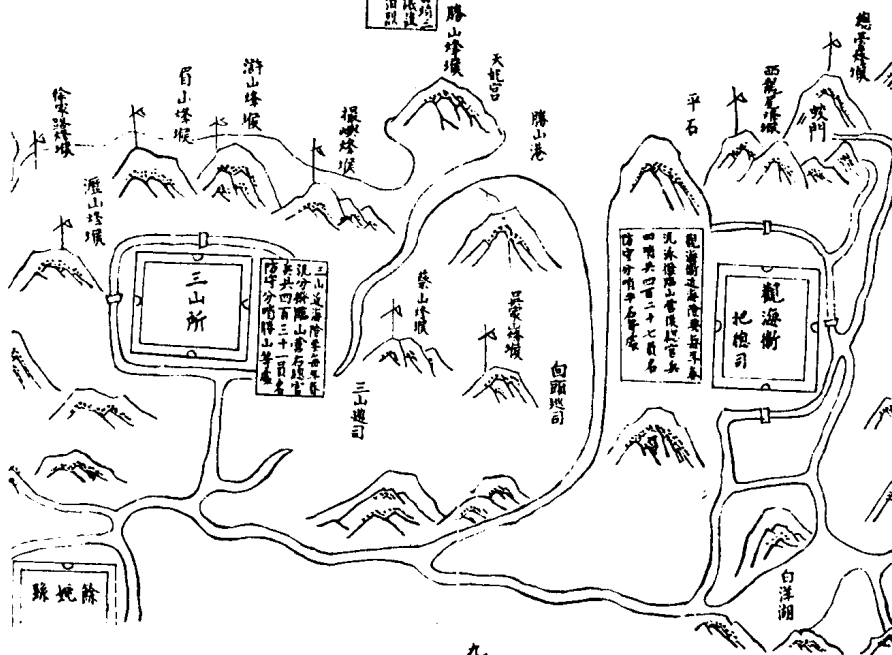
原編第廿一冊

海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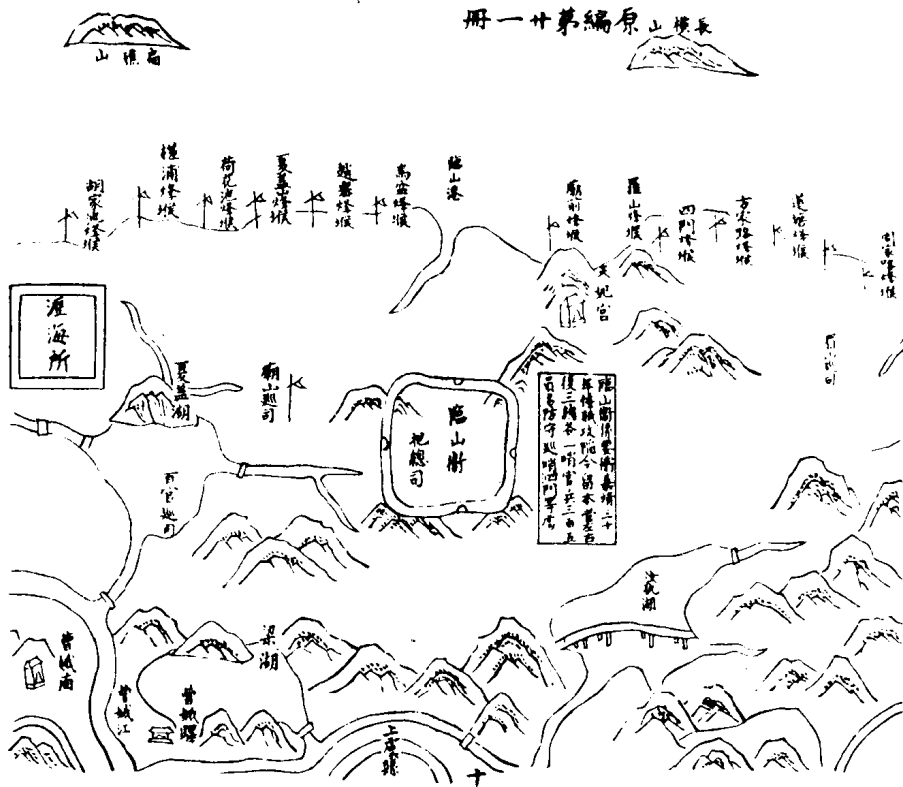


原編第廿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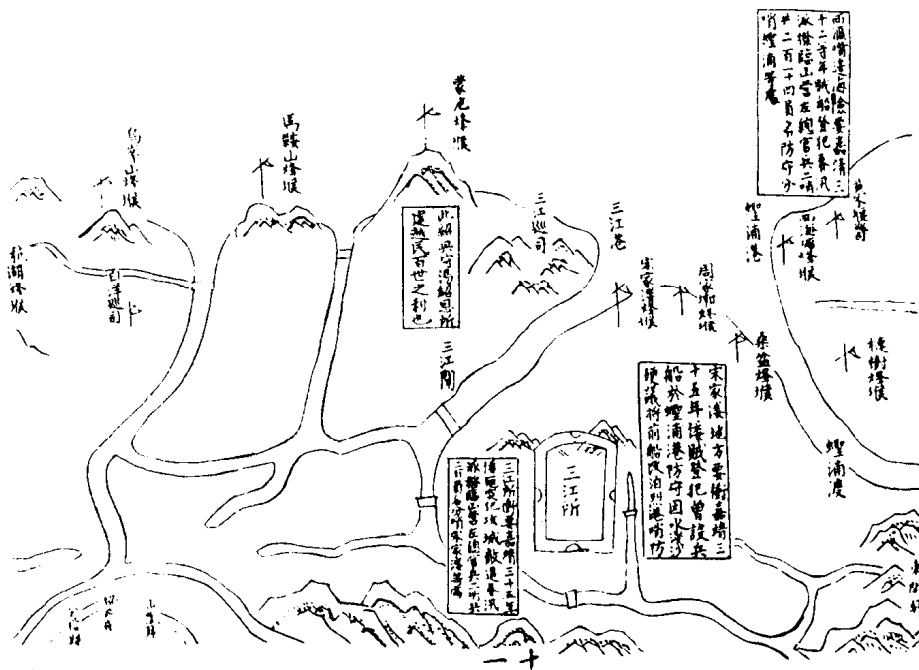
龍山所
十四年修築入保
在船防今城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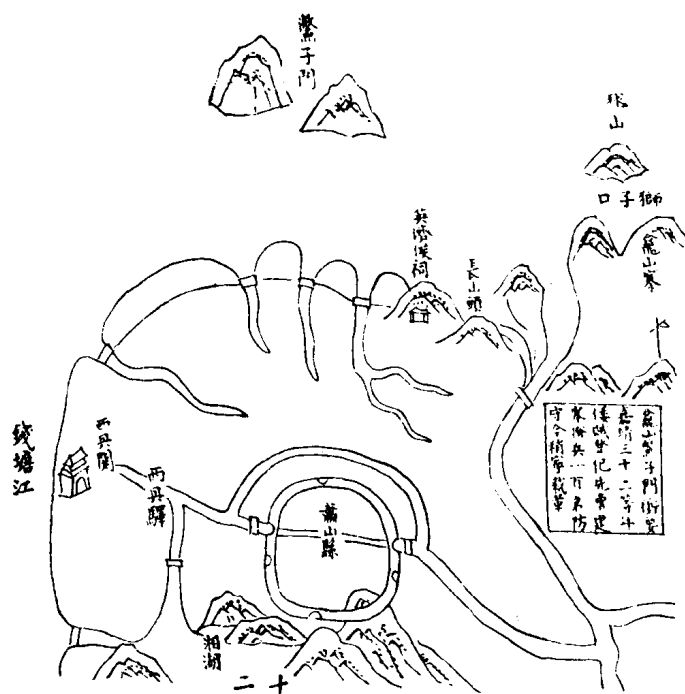


原山編第十一冊



原山編第十一冊





洪武四年十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入送至明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餘口先是趙秩等性其國宣諭狹泛海至折木崖入其境闌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貢護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狄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秦惟蒙古以戎狄狃華夏而以小國視我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規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列于海岸賴天地之靈一時雷霆風波漂靡輿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誅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办之秩不為動徐曰今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為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吾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十三

是年十月，衛溫、嚴助、韓當、呂蒙等連結作亂，命廷安侯唐勝、宗石、軍都督食事張德、總兵討之。明年正月，賊平，人賜田一莊。

十五年，倭國使臣歸，廷用來貢，倭指倭林賢、交通樞密使胡惟庸、誣為寇盜，以計擒之。遣還夷使，移其貨物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貶日本。十六年六月，夾船一十八隻，寇金鄉小渡，寨官兵敵却之。明年，胡惟庸、差廬州人李旺克宣使，以還林賢、率倭兵四百餘人，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兵器圖謀亂逆，比至，惟庸被誅。朝廷治其逆黨，嚴賢、極刑，夷兵發雲南守禦，降詔切責倭國。君臣詔曰：「素來失取，中上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筆夏腥膻，凡有志君子，孰不與忿？及元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肆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鄰邦，罔知帝賜，傲慢不恭，縱民為非，將必殃乎？故詔諭想宜知悉，仍著訓典，曰：日本雖朝貢，許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命信國公湯和經略沿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浙江上 十四

海設防，倭寇九嚴，下海通番之禁。永樂二年四月，對馬望岐等島海寇劫掠穿山，百戶馬興拒戰，死之。尋，寇蘇松諸處，日本國王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滅其黨。四年，上嘉其勤，遣使齎璽書，褒諭之，給勘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違例則以寇論。仍命俞士吉充都御史，齎白金錄幣，并海舟二艘，賜之，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勒碑其上。上親製文曰：朕惟麗天而長久，若日月之光華，麗地而長久，若山川之流峙，麗於兩間而永久者，皆人君子之全名也。朕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後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智周八極，而納天地於範圍，道冠百王，而亘古今之統紀，恩施一視而溥，民物之亨嘉，日月星辰無逆其行，江河山岳無易其位，賢人善俗萬國同風，表於茲世，固千萬年之嘉會也。朕永鴻業，享有福慶，極天所覆，咸造在廷，固美咨詢，深用嘉歎。通者對馬，蓋岐暨諸小島，有盜潛伏，時出寇掠，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此為保障，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者，也。朕

常稽古唐虞之世，五長地功，渠搜即叙，成周之隆，茅微廩，率遇亂，累光華，簡冊傳誦，至今以爾。道義方之，是大有光於前哲者。日本王之有源道義，又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朕惟維維唐虞之治，崇封山之典，時命日本之鎮號為壽安鎮國之山，錫以銘詩，勒之貞石，榮示於千萬世。明年，倭復入寇，平江伯陳瑄督領海運，與倭寇值于沙門島，追至朝鮮，洋盡焚其舟，斬獲無算。九年以後，貢者僅一再至，而其寇犯門，寇沙圍諸處，則時或有之。十九年，犯遼東之馬雄島，為總兵劉江盡殲于望海場。又明年，復寇浙東，為朱亮祖破之于溫州，徐忠破之于桃渚。

永樂間，安吉吳貴歸作亂，長興相繼騷動，官兵屢失利。陽武侯薛祿帥兵討之，御史祝某監軍，奉命克定之。日盡殲二邑，祝偕祿至境，上一鼓擒其首惡，因議二邑之民，皆從者，少犯紀，馳奏請貸，恐不及事，兼程而進，僅獲才半月，祝竟以勞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浙江上 十五

宣德三年閏四月，行在兵部奏：浙江布政司周幹言：浙江海鹽縣地臨海岸，每有倭寇，洪武中設海軍衛及墩浦乍浦二千戶所，陸置烟墩，水備戰船，瞭望巡守，因得無虞。永樂七年，盡拘軍船赴沈家門，立水寨防守，撤去烟墩，倭寇乘虛連年縱掠，水寨相去海蓋千里，不能救援，民甚苦之。請如洪武中防守，今累獲勦，皆以為便。上曰：古人云，利不什不變法，凡謀事須為永久之計，其再令巡撫大理卿胡榮與三司計議，果孰為便？然後議置，既而倭國入貢，踰額，復增定格例，船毋過三隻，人毋過三百，八年倭王源道義棄遣使，祭十年嗣王，上未謝恩。正統四年五月，倭船四十餘艘，夜入大嵩港，襲破所城，轉寇昌國城，亦陷。時倭倭等官以失機被刑者三十六人，惟壽縣所官兵擒獲一賊，首名畢善慶，誅之。七年，倭船九艘，使人千餘入貢。朝廷責其越例，然亦其慕化姑容之。

十四年，廣州葉宗劉作亂，宗劉宣平人，嘗為曠盜，習武藝，後充廣州府隸，後府

官有速行者輒用之以自衛積久玩愒多不法恐見收逮遂率衆為亂推陳鑑
萌為主閩德二為輔自領兵陣以殘很立威相傳有二飛鯢能殺人官兵追之
屢敗績賊乘勝進攻府城兵備愈事王晟躬往招撫有與出城入賊陣賊就殺
之以祭旗歲子甫六歲亦曰殺城下死之御史李俊知府張佑憑城固守官軍
與御兵力出戰初以防牌衝陣賊運矛鉤牌又用巨竹葉稍剪出鋒芒責以
沸油甚為堅利名曰龍鏡用之開陣濟以銃砲會都指揮脫某者部下皆北軍
精弓矢累戰累勝賊不能當遂易視之賊乘間倖至不甲而戰矢盡技窮賊奮
鎗夾擊軍敗止餘一騎攢刺之脫猶死戰不撓葉宗劉曰是何此人難殺之
甚陳鑑萌山上應曰殺人先殺馬既仆人將安從宗劉用其說脫為所殺時
福建沙縣民節茂七及改號偕擬與盧警應率陽侯以征南將軍掛印征關道
經廣州葉宗劉偽設田六百餘畝于野中伏鎗泥潭下唱山歌以眩之道傍列
陣挑戰軍陽侯左右曰受命征關賊不征賊賊軍陽侯不聽遂出與賊賊佯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十六

引入山嶺田夫禽鎗殲後殺敗官兵復征南將軍印賊付文移輒用之以自修
且分兵通鄞茂七茂七亦畏其狠且狡又惡征南印章拒之曰汝今未能破一
城尚須自力據城邑以待我賊歸百計攻城力戰造呂公車高臨城上城上人
大怖亟禱于山神麗陽公呼聲動地須臾輪車潰城中士氣咸奮賊窮蹙巡
撫兵部尚書孫原自許賊自新者免死立功者賞官於是賊自殺賊定盟出降
臺臣見之猶自疑與稱鑑萌曰陳先生誘入囚車至京議將免死遇脫都司子
疏雪父冤陳鑑萌伏誅葉宗劉歷功北還賞以武職逃歸伏誅
景泰六年倭寇健號官軍城守不得入天順二年遣使來貢成化二年
倭僞入貢遂破大高諸處官兵因潮落涉淺夜圍其舟檣燈達曙不移舟已棄
潮退去燈皆懸于蒿尾萬皆卓于沙上乃詐設以欺追兵臺閣大臣坐失機獲
罪十一年遣使周瑞入貢勅諭倭王宜恪遵宣德中事例
正德二年孝豐鹽商賈湯毛九作亂時知州廖紀遣義勇嚴雷率民兵往捕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雷為所殺自是勢益猖獗十三年巡按御史鮮冕以聞命都御史張津督兵
討之會金壇令劉天和有能名津檄至軍門贊畫賊聞風請降遂平
四年倭使宋素卿來貢請祀孔子儀制朝議弗許素卿即對人朱縞少驚于夫
商湯四五即越境亡去至是充使人貢縞在倭國偽稱宗室苗裔傾險取寵爭
貢要利沿海奸豪效尤通番遂習以為常云

六年江西永新黃浩八供里保高報長多通負官府微之急同役避微者相率
入據姚源洞官軍攻之擁衆過常山犯衢州之開化據濠嶺及華埠都指揮李
隆督兵征之退歸江西浙兵既散賊復至李隆復進兵海寧呂千戶號雙刀一
矢不虛發賊敗走呂追之恃勇深入至一山溝遇賊死之官兵俱潰李隆所統
者止餘六騎播鼓招兵力豪敵絕隆自敵以繼之潰兵未集賊望見山頂有甲
兵百萬遂驚走且擲運呂千戶首以款追兵李隆整兵守開化白都司守馬京
街賊夜所營虜之都司姜洪戰于嚴坑賊先堰水以待官軍渡溪則決水以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十七

其後都司指揮千戶百戶皆為所虜李隆竭力拒守京軍至賊退歸江西合兵
剿除之
十四年浙江鎮守太監畢真初由寧藩宸濠賄賂真鎮守江西改還浙江實
與濠定謀將據浙響應以江西部兵數百自隨至浙時或服入城擄去矢羅威
武以警服一方入府衙陰制監甲兵器甚多各與左右約待濠起事即應機舉
火焚城市巡院三司如出救火即殺之火中御史四川張潛知之戒民間蓄水
謹備計不得施濠敗報至其即擁所部奔逸出城門戒嚴不得開市巷皆設
兵固守遂縛真械送京師處以極刑
嘉靖二年四月倭船三艘謬稱西海道大內誼興國遣使宗設入貢越數日倭
船一艘使人百餘復稱南海道細川高國遣使宋素卿入貢導至寧波江下時
市舶太監顧恩私素卿重賄坐之宗設之上且貢船後至先與盤發遂致兩夷
仇殺遂流壘市宗設之黨追逐素卿直抵紹興城下我兵戒嚴倭乃還至餘姚

逆擊軍波衛指揮索連趙則而適時僑倭都指揮劉錦忠賊戰于海定海衛指揮李震與知縣鄭餘慶併力固守一日敵營而城卒無恙既而倭為暴風漂入朝鮮聞王李憚擒獲中林里古多羅械送京師發浙江按司與素卿監禁候旨法司勘處者九十數次而夷因竟死於獄倭奴自此懼罪誅不敢款閱者十餘年十七年五月倭船三艘使僧石島周良來貢朝廷復申十年一貢之例責令送還正德以前勘合更給勘合憑照入貢二十三年四月使僧釋壽光等百五十人來貢驗無表文且以非期却之二十六年四月倭船四艘使臣周良等四百餘人來貢仍以非期發外海泰山停泊一年期至方許入貢十九年福建緊固李七許一等百餘人逸獄下海同徽歙奸民王直即王徐惟學等潛集宗滿謝和方廷助等勾引番倭結果于霸衢之雙嶼出沒為患巡視都御史朱純調發福建都指揮盧鐘統督舟師擒其巢穴俘斬溺死者數百餘黨遁至福建之浯嶼復帥鐘勤平之然仍躬督指揮李興帥兵登木石塞雙嶼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十八

賊舟不得復入諸奸豪通番貿易者各以失利口語籍：統解官去東南自此多事矣二十七年王直仍招集倭夷聯舟樓泊島嶼與內地奸民交通貿易時廣東海賊陳四粉等自為一黨王直用計擒殺叩閭獻捷乞通互市官司弗許三十一年二月王直令倭夷突入定海開移泊金塘之烈港去定海水程數十里而近亡命之徒從附日眾自是倭船過海為患是年四月賊攻游仙寨百戶秦彪戰死已而寇溫州尋破台州黃巖縣東南震動三十二年四月賊薄省城指揮吳恩率僧兵禦之于稽山力戰死之賊陷昌國城百戶陳永持兵相拒斃賊數人死之自是倭船至直隸蘇松諸處登岸皆依烈港王直為窩壻恭將俞大猷以每師備之直復至倭島是月復攻臨山城六月寇嘉興海鹽澆浦乍浦直隸上海吳淞江嘉定青村南匯金山衛蘇州崑山太倉崇明諸處或聚或散偏于川陸凡吳越之地所經村落市井皆為丘墟而柘林八團諸處皆作賊巢三十三年二月賊由諸山錢塘至曹塘港三江澗海餘姚直走定海之

王家園復有倭艦善陀山焚劫海鹽龍王塘乍浦長沙灣嘉興善諸處若有攻直隸之崑山蘇州松江諸城者既又奔蕭山分寇臨山澗海上虞轉攻嘉興官兵與賊戰于孟家壩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宋應蘭死之又賊徒四十餘突至百家山百戶趙軒梁瑜戰死大寇沈家河智扣山黃海諸處都司周應損戰死寇蒲門壯士所乘舟遁出金山洋突入松門閩海軍門台州又賊二百餘人登自海門港直趨台州仙居新昌嵊縣屯于紹興柯橋村又賊二千餘人焚劫嘉善廣西領兵百戶賴榮華戰死三十四年正月領兵僉事任環與賊戰于吳淞江采湖港斬首二百餘級既而我軍失利四月賊聚四千攻圍金山城寇常熟先是徐惟學以其姓海即海山質於大隅州夷貨銀使用惟學至廣東南舉為守備指揮黑孟陽所殺後夷索故所貸於海令取償於寇掠至是海乃偕夷酋辛五即聚舟結黨聚至數萬入南畿浙西諸路據柘林乍浦餘數千寇王江溟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令人載藥酒誘賊：中盡死者過半仍督恭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十九

盧鐘與總兵俞大猷統浙直狼土等兵大戰賊大敗斬首三千級賊復一支走崇德以向省城一支寇蘇州常熟多內地通番奸民為之嚮導常熟知縣王鈺與致仕教政錢洋俱為所殺已復攻圍常之江陰連月不解縣乞援兵于府兵不至知縣錢鐸死之賊復寇唐行鎮游擊將軍周瑞迎敵死之別有賊九十三人自錢塘白沙灣入奉化仇村經金峨突七里店敵殺軍波衛百戶葉紳由甬東走定海崇山鄉復折而趨鄞江橋歷小溪樟村敵殺軍波衛千戶韓綱走通明壩渡營賊時御史錢鏐便道將還惡警適與之值遇害已而過蕭山渡錢鏐入富陽嚴州寇徽州之績溪縣盧鐘先以勁兵出口溪扼之賊奔太平府渡米石江道南京城下京營把總朱某將倭被殺城門盡開賊鼓行東掠蘇州復有賊千餘由樞泥山登犯觀海慈谿龍山定海縣諸處六月復有賊數千自柘林走海寧直抵杭州北關外屯聚劫掠時朝廷以御史胡宗憲有才畧可大任遂進都御史提督軍務與督察軍務工部侍郎趙文華協謀奏乞遣使諭倭

王以錫遠惠全生員將州陳可領充市舶提舉以往是年九月賊徒二百餘人登樓舟山之謝浦復有賊數百由海門登劫倭居黃巖官兵追之賊奔奉化走鄞江橋出四明山至紹興之龜山宗憲督泰將盧縉帥梁高 等兵擊斬之十一月賊眾二千餘人乘舟遁出南匯口復有攻犯溫州瑞安者守備都指揮劉隆戰死隨流劫倭居天台至嵎嶧之清風嶺宗憲督容美兵盡殲之又福建流賊由台溫至寧海抵奉化之楓嶺賊後路領兵主簿畢清義士杜文明與象山流賊合夥突過四明山攻犯上虞渡埭浦港冠肅山壁于錢清胡宗憲親督兵備副使許東望等統麻陽土兵進剿斬首五百餘級餘孽復由諸暨出東陽臨海至太平浦岐巡簡司得舟而遁三十五年二月使夷生員陳可領偕毛烈及夷商松葉門妙善等七百餘人乘舟進泊於馬塞港自言直抵倭島過諭豐州馬肥前平飛蘭諸島悉已禁止寇掠無稽之語湯不足信開市之議秘相許諾納款請罪之表未至而福州直隸沿海告警者踵接據夷商自日本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

者云日本國主懦弱不制諸島各恃強爭據王直所據即西海道有豐前豐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薩摩日向大隅九州其所稱曰前平曰馬肥曰飛蘭曰花脚踏曰島淵曰太村津曰何馬原沙曰他 等曰卒之毛兒曰沉馬曰美 曰空居止曰通明曰巨里曰廟里曰日高諸處皆筑肥豐州之地總轄于豐後州王大隅州懸隔一海亦為聽命山口王居日向薩摩之間亦漸併于豐州王矣九州入日本國越斷港而東水陸程遠計經旬月舟行而西僅五六月而已入我浙江直隸界矣 天朝頒賜勅令册肥後州亦有時山陽道周防州者各道入貢必納貨請取勘合而行類耳寇逆實九州島夷也時徐海久據拓林年浦是年四月將寇南京浙西諸路出嘉興至皂林遇進擊將軍宗禮帥曉騎五十人突之殺賊甚多既而復戰死之賊遂攻圍巡撫浙江都御史阮鶚於桐鄉窘甚時胡宗憲新受總督軍務兵部左侍郎之命舊兵不滿千人乃用計啗賊圍解賊乃別遣夷船二十三艘領衆千六百登陸鳴鵠場又夷船八艘賊衆千餘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劫臨山三江越數日而賊合攻觀海龍山城突入慈谿縣治時縣原無城報知縣柳東伯印印而走賊殺柳官副使王鐸知府錢煥焚劫士民極其慘毒從大亭港出欲窺寧波府城屠戮帥兵乘輕舟沿江上下隨賊向倖用烏嘴號擊之賊疑遁屯海口擄掠貨財多所遺棄賊後至皆拾取之是月賊眾五百餘衝突南奔將往福建溫州府同知黃鍾領兵至分水嶺堵截賊伏山谷中繞其後殺之賊遂趨蕭田之戶頭登岸流劫而西復入浙境據傳居時阮鶚始出自桐鄉圖中宗憲撤營鸞統督兵備副使許東望泰將盧縉台州知府譚綸指揮伍維等進剿盡殲賊於儂居又賊一支寇五隸江北揚州又一支寇江陰無錫諸處所向焚劫先是趙文華督察軍務復 命至是進工部尚書奉 勅提督軍務許以便宣行軍總領涿州保定河間及河南山東徐沛等兵南來各賊聞大兵至退避常州桃花港陸續出海洋去訖時宗憲日與徐海對壘數遣死士入海營中反間海果縛其黨陳東等八十餘人乞降宗憲計徵兵且至倖許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一

及文華至遂與定謀進剿大殲賊于沈家庄徐海溺死其尸暴露於是年五即帥餘黨乘舟進至烈港宗憲約文華復用兵要擊之得斬三百餘卒五即與葉麻等因至京師獻俘告 廟劉尸象示餘賊據定海丘家洋夜潰圍踰桃花嶺渡李溪走鄭之西鄉由元貞橋走奉化寧海與官兵戰于台州之兩頭門把總范楷揮死之遂從寧海走溫州至福是得舟而遁謝浦之賊移據吳家山自秋及冬屢攻弗克胡宗憲督麻陽兵當歲除乘雪夜襲破其巢悉斬之三十六年四月賊寇直隸之通州海門交流揚州劇澤港宗憲遣副總兵盧瑾追擊衝沉其五舟斬首四十餘級賊出東安縣復依船為巢池河守禦劉顯將百人擊破之斬首百餘級餘黨遁去七月生員將州與倭酋德陽左衛門善妙松葉門等五十餘人乘舟進泊舟山宗憲上其事于 朝九月王直等亦偕夷商水手千餘乘舟進泊於港聲言欲詣軍門乞降然而五旬不至宗憲乃設間謀委曲諭之員乃遣其養子王叔朱見仍遣之還十一月直乃禁其諸軍門遂執之下按

察司賦上疏得 旨諫直于南，莫示海濱，妻子給功臣之家為奴。
紹興府志 倭至紹興城下，月餘不能入，素卿居於城西之青田湖，宗謀求之
不獲，遂泊寧波港，指揮來進，邀之敗績，賊攻定海城，不克，遂出，備倭都指揮劉
錦進擊於海洋，獲賊船，去被風，漂一艘於朝鮮，朝鮮王李倬擒其帥中林
望，古多羅城，致京師，先是素卿已下浙江按察司獄，遂下浙江並勘訊父之嘗
死於獄十九年，聞人李光頭歎人許捷，逃捕建徽入海，引倭結集於霏衛之雙
嶼，港出沒諸島，海上屢警三十七年，巡視都御史宋公純遣都指揮盧鏗等擒
李光頭，焚其營，虜戰船六只，擒許捷，賊淵藪空島，而歎人王直收其餘黨為亂
三十一，年叩定海關，求市不許，遂移集恩港，官兵襲之，移馬踏潭，三十二年四
月，賊蕭顯自平湖來，泰將湯克寬邀擊於鯨子門，破之，是月乙未，賊陷臨山，衛
已兵泰將俞大猷破走之，八月，賊林碧川等自崇明修船為歸計，都御史王公
忬度其必入浙，預令都指揮劉恩至指揮張四維，百戶鄧城分為二哨，一自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一

海臨山趨乍浦，過其來，一自長塗沈家門設伏，邀其去，賊果南遁，官兵與遇於
普陀臨江海洋，敗之，十二月，賊寇澄海所城十戶，張應奎百戶王守正張永俱
死之，三十三，年正月，蕭顯敗於松江南，奔入浙鎮撫彭應時禦之，敗死，賊進至
海鹽之二十里，泰將盧鏗追擊之，賊由緒山遁走，止屯三江，應曹賊澄海餘
姚挂於龍山園於定海，困於慈谿，盧鏗及劉恩至，張四維潘亨分道夾擊，大敗
之，斬蕭顯，九月，林碧川沈南山等率眾自楊哥入掠浙東蕭山臨山港海上虞
十月，寇觀海衛，十一月，賊自仙居向諸暨，知縣徐撫用黃憲周述學計，鳴金鼓
發火砲，賊遂由山徑入山陰境，至府城南，遂不敢入，乃往柯橋，適鄉民姚長子
貫其時，使為導長子始之，而密謂鄉人曰：「侯賊過某橋，若急毀之，我死不
恨。」遂陷賊於化人墳，四面皆水，總兵俞大猷會稽典史吳成器各率兵奮擊，志
剿之，斬首二百餘級，賊竟投長子三十四，年四月，松浦賊自錢倉白沙灣抄掠
寧海超樟村百戶葉紳劉夢祥韓綱俱死之，連至上虞東門外，燒居民房屋，遂

江遇御史鄭人鐵麟，殺之，至寧海，兵備副使許東望知府劉錫典史吳成器各
率兵圍之，至有賊東兵傷遁走，五月，楊哥賊犯餘姚，省祭官杜提率鄉兵禦之
斬首一人，從賊三十二人，棍力竭死，既而賊犯鳴鶴場，盧鏗擊敗之，松浦賊寇
奔溪所，不克進，寇餘姚，初餘姚後清門外有橋，先三日毀之，賊至，適潮漲，甚不
能渡，望洋而歎，江南鄉兵奮擊之，賊去，寇三山所把總劉進思受院微他部，甫
離所一舍許，聞報即馳還固守，霖雨城地數十丈，或勸朝恩突走，朝恩曰：「世受
國恩，今正報效之秋，豈可以事權去，輒規避也。」遂躬捍圉，所督戰復作木城障
之城上，天石如雨，不能中，賊朝恩曰：「此幻術也。」投以生犬，首發矢中其首，貫喉
而斃，賊驚潰走，朝恩追斬數級，六月，楊哥賊自觀海出洋，都指揮王需等邀擊
於霍山洋，敗之，沉其舟，是月，泰將盧鏗敗賊於馬鞍山，新林獲進敗於勝山龜
盤洋，十一月，松浦賊復自溫州登海，恩奉化，遂犯餘姚，泰將盧鏗過於大基令
所部兵能傳語者，俾餉賊曰：「餘姚兵盛，不可敵，吾等宜南行，遂連遁入四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一

山中茲地險巖僻遠，避寇者恒之，居民弗虞寇至，不為備，焚劫尤慘，時大
雷鏗尾其後，經歷文某與接戰于舌竹嶺，副使徐宏斌又調奇兵與戰于折閣
嶺，于翁家村，皆不能勝，至竹嶺，餘地謝生軍及之，謝生者太學生名志望，文正
公曾孫也，捐家資募勇數五百人，分三隊，張左右翼，與賊戰，自卯至午，殺賊
九人，射傷二三十人，矢盡力疲，猶奮呼陷陣，生親與賊戰，其帥也，最勇殺之
會盧鏗軍亦至，復戰于竹嶺，于洪衛賊少却，走龔家畈，復至上虞東門，河南毛
胡蘆兵迎戰于花園，損二百餘人，賊遂從北城外，由百官渡曹賊江餘姚，庠生
胡夢雷與從兄應龍標六等率鄉兵邀賊，戰于東關，死之，賊順流而西，是時提
督胡公宗憲方在浙西，劉川沙之賊移檄諸將，無力戰者，乃自率大兵至，於是
會事李如桂王詢指揮楊永昌知事何常明典史吳成器各率兵奮擊，志
又大戰于三界，先是許東望請以山陰人金應陽為贊畫，圍練鄉兵千餘人，宗
憲又益以武生項益隆所領廣州兵二百人，至是與賊迎戰于五嶽嶺，時賊百

餘官兵數十見賊即走處兵與賊血戰自辰至巳五十六人死于陣而應賜手
刃數賊竟死之賊亦被殺死十餘人是日宗憲斬不用者兵五人于五雲門
壁日賊遁丁村盧鍾進擊之斬首二十六級賊大懼以銀物餌之我兵潰次日
義何常則哨賊被殺宗憲督兵次長山開報大恩拔劍欲自刎李如桂奪劍救
免丙午宗憲壁龍山之巔盧鍾以丁村功獻宗憲恐賊渡錢塘江也促鐘非戰
鐘曰士度矣休養數日乃可料賊賊須鐘了非莊毛頭所能也宗憲伴諾與山
陰人故部中王壽計之盡密論親兵曰爾等養父未立戰功今賊將滅而諸
將遁還不進且盧恭戎以毛頭目爾等能無耻乎乘其不意襲之賊可盡也眾
踴躍請效死即令兵成器兼率以進不數里遇賊死戰無不一當六賊遂大敗
猶海而走奔匿於龍山之坡下小堡內我兵乘勢圍攻之賊登屋擲瓦盡繼
之以槍盡投刃盡乃下死宗我兵急攻破之悉斬首以獻時日且臆宗憲
命取賊心喉之遺擇擇首級二十餘顆置案上每顆為飲一觥暨晚諸營方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冊

浙江上

二十四

破賊相率入賀宗憲謂鐘曰再進一二日何如鐘大怒服閏十一月松浦賊復
自溫州南鹿山來至平陽之三港守備劉隆千戶鄭綱百戶張澄皆戰沒賊遂
趨台州浙北向欲與紹興賊合提督胡宗憲令天台以南知府譚綸兵擊之新
昌以北容美宣撫田九霄兵擊之吳成器為先導十二月乙未賊抵新昌英民
屠殺幾一二百人七醴泉知縣萬鵬率民兵拒之不克賊亦去聞紹興賊已破
畏譚兵及土兵猶豫莫定所往至味之上館會容美兵陳而得田九霄以正
兵當其前田九霄援兵繼進左翼則留守王倫伏兵當之右翼則經歷畢爵伏
兵當之以一部誘賊出戰良久伏兵起左右夾擊而指揮吳江率部兵進賊復
且多張旗幟為疑兵賊四面受敵遂大潰且走我兵追之入清風嶺俘斬
一百七十餘是賊之未敗也松浦賊又有自福州來者越平陽仙居至奉化
與錢倉賊合幾七百人入紹興勢益滋蔓田九霄既破賊清風嶺提督胡宗憲
復命副使許東望杭州府同知曲入純同九霄往邀之遇賊於西小江橋僅隔

一河宗憲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揮狀示之賊止聚觀宗憲笑曰此易與若
不顧而南其氣未可乘也即率兵渡河九霄進其前入繩繫其後賊見兩兵夾
至大怖走後梅匪民舍官兵圍之三匝縱火夾攻死者甚眾周述學曰賊至夜
必南逃意欲伏邀擊山陰和縣葉可成曰西嶺之巔可伏也從之時值大雨夜
二更大霧咫尺莫辨賊來黑衝圍典史吳成器設善戰驅兵奮擊頗有擒斬然
脫走者眾果由西嶺南逃夜將半嶺畔伏兵起賊驚潰遂大敗之斬首及焚死
者二百有奇餘奔太平蒲岐港官兵追之賊堅壁不出乃夜逼要投以大器賊
驚起自相攻殺比明乃遁出洋得脫者無幾矣三十五年四月賊周圻勾引
洲賊數十人自鳴鶴臨山三江登掠次日合寇觀海衛帶寇龍山所庫生李
良民率兵禦之乃解去掠慈谿縣時縣無城被寇害慘酷知縣柳東伯募都長
沈宏舉族禦之斬首數百級賊遁入掠餘姚盧鍾追之於夫亮大敗之五月
賊分二支復入一援慈谿路經一攻龍山所中兵擊賊數十人死乃解去盧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冊

浙江上

二十五

復追賊之擒周圻餘黨遁入五峙溪八月庚寅盧鍾擊蘇常通賊及寧紹餘黨
至要蓋山三江海洋與戰于金塘馬墓之間大敗之沉舟數十斬首六百五十
有奇乙未賊八百餘至慈谿據丘王二家為巢寇龍山所泰將盧鍾威繼先
副使許東望王詢各率部兵二千把總盧錫晉亦率部兵二千遊擊尹秉衡率
北兵三千遁于馬門嶺等處連戰皆敗九月己未提督阮公鶴親督官兵乘霜
一破之賊復遁竄又督東衡錫進至桐嶺謀中伏賊大擊我兵大敗賊至崇
清出海三十六年十一月壬子王直欽定海關稅無印未文稱豐洲王八貢且
要求互市先是軍門大臣以直為龍國於徽州收其母妻及子于千金華府賊復
胡宗憲為提督乃出之給以美衣食奉之為餌會朝廷遣寧波庠生蔣洲陳
可範充市舶提舉宣諭日本國王宗憲因家諭令招傑王直至是直來宗憲已
晉總督列狀上請詔下許命相機擒剿宗憲奉詔秘而不宣馳駐餘姚以要
王為死間諺直來見直遣義子王淑及葉宗滿先來至餘姚宗憲惡陳軍儀納

其降且壯壯壯因露諸將請義書十餘通于儿上而會翔作寐語大畧欲全治直之意然激出獨詢咸守其奈兵數索惠恐其遠去乃命二人同往見按院藩臬延緩之又命直子澄以血書諭直復發金帛問其實直乃因夏正報曰即歸命但部兵無統欲得王激鏜曰以大易戒不可失也宋憲遣之越數日直不來復命劉朝恩陳光祖夏正兵成器陳可領往說之且以夏正妻捕為質直乃入見盧鏜於舟中所談宗憲馳至定海直來見宗憲溫語慰之遂執送按察司獄疏直罪狀上請三十八年十二月得旨斬於杭州市

嘉靖三十一年倭有犯吾境者海岷徐經十持大挺踏其二帥其督珠鉅三十二年倭登自勝山港掠第四門四月攻臨山衛陷其城三十二年倭大掠梅川上林龍泉等鄉三十四年五月省祭官杜槐率鄉兵禦倭斬酋一人從賊三十二人斃力竭死邑城戒嚴時黃山後清二橋甚壯壯鄉薦紳以倭將至議設之人猶二三已竟振馬後清橋壓沒十餘人怒營蓋道後三日倭至連潮漲甚不能渡江南鄉兵遂為聲援不敢逼倭列江濱聞邑募獵犬射虎者踞城樓上發弩射中一人其矢傳毒血濡樓立死倭與尸各其冬倭從歷奉化轉戰至四明之斤嶺先是邑人以四明山僻多避寇于此倭得至各為獸竄被禍尤慘時太學生謝志望文正公玄孫也募勇敢五百人分三隊張左右翼禦倭賊自卯至午殺賊九人射傷三十八人矢盡力疲猶奮呼陷陣生貌白皙倭意其帥也叢刃殺之生之客身擁蔽生而被殺者亦十數人會恭將盧鏜兵追及與倭戰于斤嶺于梁漸倭盡焚其廬舍却走已復由百官渡曹賊江邑庠生胡雲雷與

從兄應龍孫六等率鄉兵邀戰于東關北之三十五年倭掠雲樓鄉之樂安湖乘夜至城下黎明西門將啓時倭執諸生王某為導大呼寇至急閉門拒之倭亦引去某竟得脫是時死事屬門衛者則有邑庠生倪泰員三十六年總督胡公宗憲以賊由王直設計招之直先遣養子淑及葉宗滿來見宗憲馳駐邑城納其降慰諭之已果自主倭患遂漸息矣